

诗经选

骆玉明 刘强 刘永



同济大学出版社



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 骆玉明 刘强 主编

诗经选

SHI JING XUAN

骆玉明 刘强 刘永 编著

同济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诗经选 / 骆玉明, 刘强, 刘永编著. -- 上海: 同济大学出版社, 2017.5

(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 / 骆玉明, 刘强主编)

ISBN 978-7-5608-6905-6

I. ①诗… II. ①骆… ②刘… ③刘… III. ①古体诗—诗集—中国—春秋时代 IV. ① I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85747 号

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

策 划 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出版社 芝兰书馆

主 编 骆玉明 刘 强

诗经选

编 著 骆玉明 刘 强 刘 永

出 品 人 华春荣

责任编辑 张 翠

装帧设计 孙晓悦 每日一文

责任校对 徐春莲

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.tongji.com.cn

地 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-65985622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7.25

字 数 162 000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8-6905-6

定 价 28.00 元

丛书总序

该来的迟早会来

一

这是一套“亲子共读”的诗歌读本。我们希望，在您的孩子六七岁甫就小学时，就可以拥有这套书，并且，能在已经“为人父母”的您的陪伴下，循序渐进、兴致盎然地快乐阅读。

如果您足够耐心，这套书可以和孩子一起读到18岁。您会发现，不仅孩子在成长，您，也在成长。您还会发现，您不仅重新体验了做学生的快乐，而且，一不小心，您还做了孩子的家庭教师！

更重要的是，因为有诗，您的家充满了爱。又因为有爱，您的家洋溢着诗。

——什么叫“家教”？这就是“家教”。什么叫“家学”？这就是“家学”。

我们敢断定，这套书会更新您以往对诗歌的理解和情感，因为，如果您不是大学中文系科班毕业，这套书中的绝大多数作品，您可能终其一生，都无从问津，而失之交臂。

所以，这套书不仅是给您的孩子的成长的“福利”，更是馈赠给您的迟到的“福音”。

二

不过，在说明本套丛书的编选缘起及宗旨之前，有必要先解释一下“诗教”二字。

在传统文化经典《礼记·经解篇》中有这么一段话：

孔子曰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，诗教也。……诗之失愚，……温柔敦厚而不愚，则深于诗者也。”

孔子说，如果你到一个国家走访，这个国家的教化程度是可以大体了解的。如果一国之人给人以“温柔敦厚”的印象，那么一定是受到了“诗教”的影响。“诗教”的偏失在于，可能会使人过于仁厚而愚痴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既能做到“温柔敦厚”，而又不致太过愚痴，那一定是深刻领会到“诗”的精华，并能从善如流的人了。

请注意，这里的“诗”，并非广义的诗歌，而是专指《诗经》，而“诗教”，则是以《诗经》为核心的一整套人文教化。我们知道，春秋末年，孔子力矫时弊，兴办私学，有教无类，培养了众多弟子。而在孔子的教育中，最为重要的内容便是：诗、礼、乐。孔子说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言下之意，一个人的人格，正是在《诗》的熏陶中渐渐兴起的，也是在“礼”的践行中有所树立的，又是在“乐”（才艺）的演习中得以完善的。孔子还对他唯一的儿子孔鲤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——人若不学《诗》，简直无法开口说话啊！可见，在孔子的时代，关于《诗经》的教育和教化，差不多是塑造人格、养成君子的必修课。

如上所述，“诗教”最初固然是指“《诗经》的教化”，但是，放在今天的语境下，也可以将其扩充至整个诗歌教育。举凡古今中外的经典诗歌作品，皆可作为今天的“诗教”内容。

遗憾的是，在应试教育及格式化教育的指挥棒下，今天的孩子，能够接受到全面、系统、持续、优质的“诗歌教育”的可能性极为渺茫，语文课本中零星散见的古今诗歌作品，实在无法承担“兴于诗”的责任。我们看到，如果不是基于个人的喜好或者特殊的缘分，受过今天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年轻人，不仅极难成为一个优秀或者合格的诗人，甚至也难以成为诗歌的“理想的读者”——真实的情况是，读诗、写诗渐渐成为一种曲高和寡的“专业”，不写诗的人大多不读诗！

这与我国古代一般受过教育的读书人，即使并非诗人作家，也总能填词度曲、写诗撰赋的情况，相去实在不可以道里计！

所以，作为诗歌的欣赏者、创作者和研究者，我们总要做点什么。

三

我们之所以编选这套给孩子们看的诗歌选本，正是基于以下几个基本判断。

第一，和西方注重“诗艺”“诗论”“诗学”的传统不同，中国古代更为注重诗歌对人的文化成和精神塑造作用，以至于把《诗》提升到了“经”、甚至是“教”的高度。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，都是十分特出和罕见的。上个世纪初，蔡元培先生曾提出过“以美育代宗教”的说法。这里的美育，当然离不开“诗教”。林语堂先生也说：“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。”言下之意，诗歌在中国，差不多具有宗教的功能和作用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信仰，至少也该读读诗歌——经常读诗的人至少不会变得冷漠、麻木、没心没肺和唯利是图。

第二，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，诗歌发展的历史堪称悠久，古今诗歌作品浩如烟海，诗歌的读者数量一度极其庞大。在古代，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在古典韵律的氛围中成长，出口成章且不说，甚至略通文墨后便可出口成诗、提笔作诗！“初唐四杰”的骆宾王七岁时写出的《咏鹅》，已经是今天七岁孩子耳熟能详的经典，便是最好的例子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诗歌土壤孕育、培植出了中国人的诗意心灵，也使整个民族沐浴在诗歌的阳光普照之中。即便今天，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中国人，在其人生初始的那几年，大抵都接受过来自家庭和幼儿园的“诗歌熏陶”。只不过，进入中小学之后，这种诗歌熏陶渐渐失去了灵性和耐性而已。仔细想想，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么“温柔敦厚”“脉脉含情”，这一切，无不是拜诗歌所赐！

第三，就目前随着商业文明的发展而日益功利的人文生态而言，诗歌，甚至整个文学都似乎进入到了“偶像的黄昏”。我们不得不说，近百年以来，在古与今、新与旧、中与西的文化碰撞和现实博弈中，诗歌，成了莫名其妙的“重灾区”。我们看到，无论学校还是社会，诗歌教育都异常薄弱，诗歌与大众的生活渐行渐远，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究其原因，恐怕与低水准的语文教材对诗歌教育的长期垄断分不开。真正的好诗，学生读不到，选进教材的诗歌，虽然不乏经典作品，但数量极其有限。而入选教材的现当代新诗，质量参差不齐，大多不能代表新诗的最高水准，展现新诗的创作实况。更有甚者，延续千年的旧体诗歌在近百年被人为遮蔽，似乎新诗一出现，旧诗便已死亡。这与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成绩是极不相称的。久而久之，民众的诗歌欣赏能力全面下降，诗歌，已经成了可有可无或者略显

奢侈的精神补品，越来越乏人问津。

如何改变这一现状，使在中小学接受教育的8—18岁的孩子们，能早一点系统、高效、持续地享受到古今中外的诗歌盛宴呢？我们的关切点和着力点正在于此。

这套丛书的编著，就是想要打破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对于诗歌教育的垄断，以“静水流深”而非“截断众流”的形式，让古今中外的更多的好诗进入孩子的视野，走进孩子的心灵，在他们心中种下“诗美”的种子，让好的诗歌像阳光雨露一样滋润着他们的心田，成为他们永远的“精神的行李”。

我们深信，孩子们总会长大，有诗歌相伴的成长与了无诗意的成长，终究会有不同。

四

本套丛书从酝酿、策划、编著到正式出版，历时将近五年，编写团队近二十位同仁孜孜矻矻，日就月将，终于使这套丛书以今天的面目问世。我们虽不敢说完全实现了当初的理想，但至少，我们的努力有了成果，犹如一粒种子埋于地下，终于发了芽，开了花，其中的喜悦自不待言。

大体说来，本套丛书的特色有三：

一是编选团队阵容齐整，特色鲜明。丛书的编委主要以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的顾问专家、高校学者、当代中青年诗人为主，大家通力合作，疑义与析，不仅保证了丛书整体的学术性、时代性、可读性，也避免了时下诗歌选本常见的弊端——诸如小视野的崖岸自高、小题材的固步自封、小圈子的捉襟见肘，都是我们深闭固拒，不屑为之的。

二是编选思路清晰明畅，体例谨严。丛书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，通过对古—今、中—外经典诗歌作品的系统梳理，精选出适合7—18岁孩子学习和“亲子共读”的诗歌作品近千首，分正文、作者简介、注释、赏析等体例，加以整理和导读，使广大青少年读者对古今、中外的诗歌发展史、诗人、流派、佳作等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把握，对古今诗歌的艺术创造过程有一个相对深切的体会，也对诗歌的现状及未来有一个基本的审美观照与憧憬。

三是编选格局客观大气，独树一帜。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自2012年创办以来，始终秉承兼容并包、会通古今、涵摄中外的“大诗学”理念，致力于突破学科壁垒，推进新旧融通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研究，我们相信古与今、中与西、新与旧，完全可以在“爱诗”和“诗爱”的基本共识下，沟通和交流，切磋与借鉴，相辅而相成。因此，我们不仅以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汉魏、六朝、唐、宋、元明清等七个段落，系统反映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辉煌历史，同时也将现代、当代、外国诗歌与中外童诗作为重要焦点，以时空交织的形式，立体、多元地展示中外诗歌的交流、互动及演变历程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在《现代诗歌选》《当代诗歌选》的编选中，我们以尊重事实、平允公正的态度，分新诗和旧体两部分，既反映新诗百年间的创作实绩，更将目光对准古典诗歌的当代现场，将数十家现当代著名旧体诗人的佳作择要选编，以飨读者。我们自信，如此宏通大气的编选理念，在同类诗歌选本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，至少也是极为少见的。

五

我们的一个信念是：该来的迟早会来！

紧接着的一个信念是：该做的必须去做！

我们希望，此套《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》的编辑和出版，能够承接中国古老的“诗教”传统，为全面提升青少年诗歌修养，改良日益固化和板结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生态，贡献一份绵薄的才情与心力。

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：“人充满劳绩，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

每一个生命都是人类总体生命的一次轮回，人类，不仅配得上太阳的照耀，也配得上诗歌的滋养。

从今天起，让我们一起读诗，一起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”！

刘 强

2017年1月13日

前言

按照本丛书的编选顺序,《诗经选》理当排在首位。不过,小读者真正对《诗经》产生兴趣,试图翻阅求解,也许是在十二三岁、上了初中之后了。毕竟,今天的教育生态已经和古代截然不同。在古代,作为“六经”之一的《诗经》,常常是孩子们较早接触到的文化经典。这大概与孔子说过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,并且倡导“温柔敦厚”的“诗教”不无关系。

关于《诗经》是怎样产生的,大致有采诗、献诗、作诗、删诗、正诗等几种说法。其中,删诗说和正诗说都与孔子有关。如《史记》就以为,古时流传的诗歌约有三千余首,后经孔子之手,加以删订,去其重复,编为新书,“三百五篇,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”。不过,说孔子对《诗经》做了那么大的“手术”,似乎不太可信,所以,删诗说一直备受质疑。别的不说,据《左传》记载,鲁襄公二十九年(公元前544年),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,“请观于周乐”,其所观之乐,就大抵与今本《诗经》内容相合,而那一年,孔子才不过七岁。《论语》中也有两条“内证”,一是《为政篇》子曰:“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‘思无邪。’”二是《子路篇》子曰:“诵《诗》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。虽多,亦奚以为?”这都足以证明,孔子之时,诗三百篇的规模可能早已定型了。

那么，孔子是否与《诗经》全无干系呢？当然不是。我们根据《论语·子罕篇》孔子说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”的记载，大体可以推知，孔子在晚年，确实对《诗经》做过基于音乐不同而加以刊正、分类的整理工作，奠定了《诗经》的大体格局，所以，“正诗”一说应该是可信的。

《诗经》初名为“诗”，又称“诗三百”，汉以后始称为“经”，与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合称为“六经”（《乐》亡佚而称“五经”）。一部典籍能够进入“经”的行列，也就意味着，她被视为整个民族文化源头性质的“元典”，具有某种神圣性质和教化功能，这样的经典在古代被称作“圣经”，也就是“圣贤经典”的意思。研究这些“圣经”的学问，被称作“经学”，自汉迄清，“经学”一直居于学术象牙塔的塔尖，也是古代学者共同追求的名山事业，历代著名的哲人文豪，要么具有很高的经学修养，要么本身就是经学家。

然而，近代以来，西学东渐，传统的学术文化受到巨大冲击，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，经学被弃若敝屣，一蹶不振，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灵根倒悬，花果飘零。作为六经之一的《诗经》，也经历了一个不易觉察的“降格”过程。比较显著的例子是，1925年9月，胡适在武昌大学做了一场题为《谈谈诗经》的演讲，劈头就说：“《诗经》不是一部经典。从前的人把这部《诗经》都看得非常神圣，说它是一部经典，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；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，《诗经》简直可以不研究了。因为《诗经》并不是一部圣经，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，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，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，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。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。”现在看来，胡适的观点其实大有问题。以“经史子集”四部而论，他是一下子把《诗经》从“经部”，

连降三级，径自扔到“集部”中去了！胡适的说法，彻底动摇了《诗经》之所以为“诗经”和“诗教”的基础，从此以后，青年人只把《诗经》当作“古代歌谣的总集”来看，甚至大学里也只有中文系才学习《诗经》了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！

百年沧桑，弹指一挥！时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到了21世纪。值得欣慰的是，今日之中国，传统文化一阳来复，百废待兴，如《诗经》这样的民族文化元典，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，像《论语》一样，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必读书，亦未可知。

对于现代人而言，我们固然可以从古人的文化视角中跳脱出来，各取所需地对待古代文献，但，任何一个民族，保持对民族文化经典的基本敬畏和感恩之心，还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。否则，只把经典当作死的知识，或是这样那样的“材料”，以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经典，久而久之，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、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那种精神品性和生命元气便会萎靡凋零，消磨殆尽！换句话说，把文化经典当作“历史材料”来使用，而非“精神养料”来吸纳，不仅不是什么文化革新，反而是一种“很没文化”的表现。

事实上，我们认识《诗经》，完全可以从孔子的一句话入手。在《论语·阳货篇》中，孔子说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意思是：“你们年轻人为何不去学习《诗》呢？《诗》三百篇，既可以兴发志意，萌生感动；又可以观察风俗，考见得失；既可以让人合群乐群，和而不流；又可以怨刺讽谏，抒解哀愁。就近处讲，可以用来奉事父母；就远处讲，可以用来奉事君上。还可以多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哩！”

——“兴观群怨”，是说《诗经》的社会功能：“兴”发挥

的是情感功能，“观”发挥的是政教功能，“群”发挥的是社交功能，“怨”承担的是讽谏功能。

——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”，是说《诗经》的伦理功能。涉及“五伦”中的父子、君臣二伦，此二伦又维系着夫妇、兄弟、朋友等三伦关系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故《诗大序》说，“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。

——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，是说《诗经》的认知功能。《诗经》是一部“百科全书”，涉及多种学科的知识，故三国时东吴学者陆玑著有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，专门研究《诗经》中的动植物。民国学者胡朴安也著有《诗经学》一书，指出：“《诗经》一切之学，包括文字、文章、史地、礼教、博物而浑同之。”其中“博物”之学，便是建立在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基础上的专门学问。

你看，在孔子眼里，《诗经》简直是“多功能”的经典，包罗万象，彻上彻下，可大可久，左右逢源！

不仅如此，孔子所谓的“多识”，其实还有更深的文化内涵。为什么要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呢？并非仅仅出于“认知”的需要，还有“生命”本身的需要。《中庸》说：“《诗》云：‘鸛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’言其上下察也。”鸛飞鱼跃，生意无穷，皆有助于君子体察天地之道，养成“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的仁心和爱心。钱穆《论语新解》论此一章说：“诗尚比兴，多就眼前事物，比类而相通，感发而兴起。故学于诗，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，此小言之。若大言之，则俯仰之间，万物一体，鸛飞鱼跃，道无不在，可以渐跻于化境，岂止多识其名而已。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，乃所以广大其心，导达其仁。诗教本于性情，不徒务于多识。”

所以，读《诗经》，不仅要用心，用情，还要用智慧，甚至用生命！否则，就难以理解，为什么孔子会用“思无邪”三字概括《诗经》？为什么受过“诗之教”的人会变得“温柔敦厚”？又是为什么，中国人，无论古人还是今人，我们的童年，都曾经热爱过诗？我们的情感生活，都一直离不开诗？

以上是我们对《诗经》文化精神和价值的总体理解，说在前面，算是“导读”。关于《诗经》的具体历史背景、文化知识、精神内涵，我们会在每篇之后的“赏析”中予以介绍。

众所周知，《诗经》分风、雅、颂三部分，风包括十五国风，雅分大雅、小雅，颂含商、周、鲁三颂。本书从中精选出的80余首诗歌，约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一以上，涵盖了十五国风、雅、颂的每一部分，以便尽可能地展现《诗经》的总体风貌。这在众多《诗经》选本中并不多见。在参考文献上，我们以最为古老的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诗的解释为基础，又借鉴朱熹《诗集传》以及清代、民国以来的多家注解，博采众长，深入浅出，个别篇章我们也试图翻出新意，有所发明。总之，本书是老、中、青三代学者通力协作的结果，我们力求在古老的《诗经》与青少年读者之间，架起一座方便而又可靠的桥梁，让《诗经》进入到更多现代人的青春岁月，陪大家经历，伴大家成长。

当然，由于文出众手，用力不均，加上出版时间紧迫，三位编者手头的工作繁多，本书必定存在不少问题，还请读者及方家批评指正，以便再版时修订。在此谢过！

是为前言。

编著者

2017年2月20日

目 录

i	丛书总序 该来的迟早会来
viii	前言

1 国 风

1 周 南

3 关 雎

5 葛 覃

7 卷 耳

9 螽 斯

11 桃 夭

12 芣 苢

14 汉 广

16 汝 坟

18 召 南

18 鹊 巢

20 草 虫

22 甘 棠

25 摽有梅

27 小 星

29 江有汜

32 邶 风

32 柏 舟

35 燕 燕

38 击 鼓

40 凯 风

42 式 微

44 静 女

47 鄘 风

47 墙 有 茨

49 君 子 偕 老

51 桑 中

53 相 鼠

55 载 驰

60 卫 风

60 淇 奥

62 硕 人

65 竹 竿

67 河 广

70 伯 兮

72 木 瓜

75 王 风

75 黍 离

77 君 子 于 役

79 兔 爰

81 大 车